



AMAZING RARE THINGS

THE ART OF NATURAL HISTOR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自然之美

大发现时代的博物艺术

[英] 大卫·爱登堡 ◎著 董子凡 ◎译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自然之美

大发现时代的博物艺术

[英] 大卫·爱登堡 著

董子凡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然之美 : 大发现时代的博物艺术 / (英) 爱登堡
著 ; 董子凡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115-37740-1

I. ①自… II. ①爱… ②董… III. ①自然科学—历
史 IV. ①N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3070号

版 权 声 明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Royal Collection Trust, 2007. Royal Collection Trust/©HM Queen Elizabeth II 2014

Original text and reproductions of all items in the Royal Collection: Royal Collection Trust/ ©HM Queen Elizabeth II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2014 Post and Telecom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in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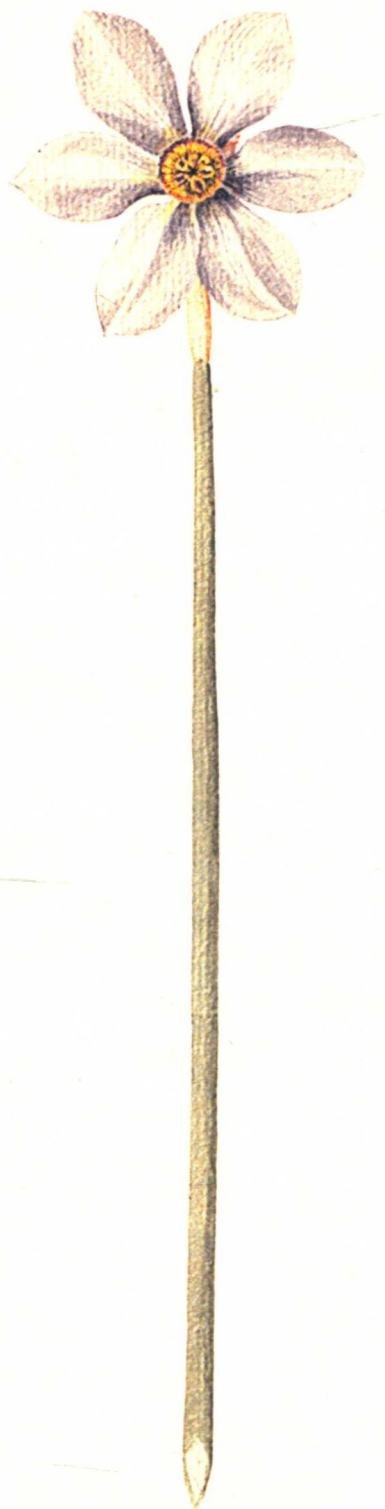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
- ◆ 著 [英] 大卫·爱登堡
译 董子凡
责任编辑 刘佳娣
责任印制 彭志环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690×970 1/16
印张: 13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字数: 188 千字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2813 号
-

定价: 59.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81055410 印装质量热线: (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 (010)81055315



目 录

序言 4

描绘自然世界

大卫·爱登堡 7

列奥纳多·达·芬奇

“大自然的一切工作装点着世界”

马丁·克雷顿 35

卡西诺·达·波佐的《纸上博物馆》

“有一只真正的猞猁之眼”

莱阿·亚历山德拉图斯 68

亚历山大·马歇尔

“他的奇妙之书记录了花卉的细节”

苏珊·欧文斯 101

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

“勤奋、优雅而有神采”

苏珊·欧文斯 133

马克·凯茨比

“自然史天才”

苏珊·欧文斯 169



自然之美

大发现时代的博物艺术

[英] 大卫·爱登堡 著

董子凡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然之美 : 大发现时代的博物艺术 / (英) 爱登堡
著 ; 董子凡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115-37740-1

I. ①自… II. ①爱… ②董… III. ①自然科学—历
史 IV. ①N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3070号

版 权 声 明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Royal Collection Trust, 2007. Royal Collection Trust/©HM Queen Elizabeth II 2014

Original text and reproductions of all items in the Royal Collection: Royal Collection Trust/ ©HM Queen Elizabeth II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2014 Post and Telecom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in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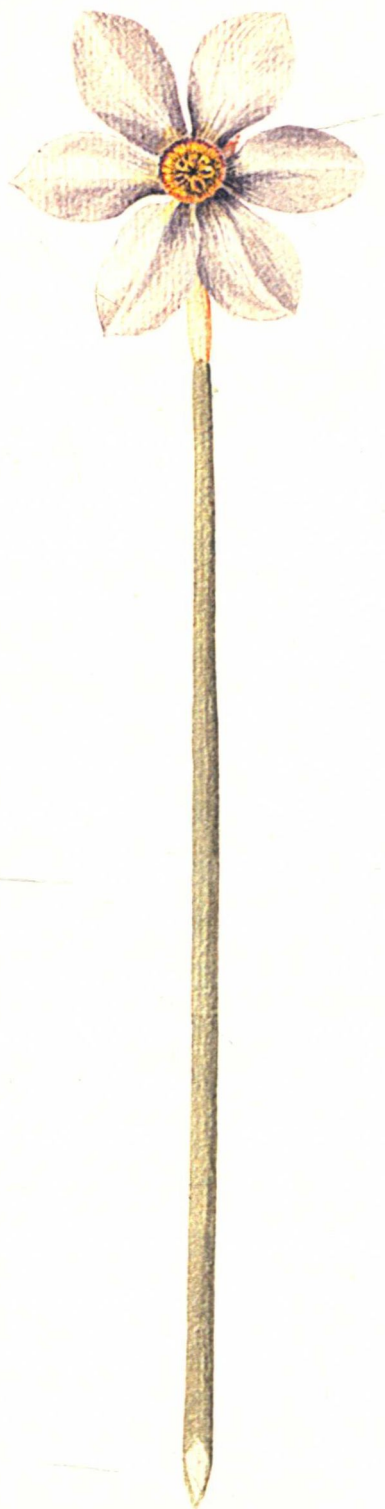
-
- ◆ 著 [英] 大卫·爱登堡
 - 译 董子凡
 - 责任编辑 刘佳娣
 - 责任印制 彭志环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
 -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690×970 1/16
 - 印张: 13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 字数: 188 千字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2813 号

定价: 59.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81055410 印装质量热线: (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 (010)81055315



目 录

序言 4

描绘自然世界

大卫·爱登堡 7

列奥纳多·达·芬奇

“大自然的一切工作装点着世界”

马丁·克雷顿 35

卡西诺·达·波佐的《纸上博物馆》

“有一只真正的猞猁之眼”

莱阿·亚历山德拉图斯 68

亚历山大·马歇尔

“他的奇妙之书记录了花卉的细节”

苏珊·欧文斯 101

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

“勤奋、优雅而有神采”

苏珊·欧文斯 133

马克·凯茨比

“自然史天才”

苏珊·欧文斯 169

序 言

16世纪早期，天才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曾评述说，“眼睛是最重要的器官，用它来获取知识，就可以充分而丰富地欣赏自然界的精妙工作”。通过他的双眼，这位艺术家精确、简练地记录了现实世界，尽管这些如果仅用文字表达的话，只是“混乱冗长的写作以及时间”。

在过去500年里的各个时期，人们一直在用图像来记录大自然惊人的多样性。近年来照相技术、电影技术的发展，更让这种传统有着无限的未来。其中一些成果就是由博物学家、BBC广播主持人大卫·爱登堡爵士展现给公众的，他是自然纪录片的先驱者之一（也在1965年参与负责将彩色电视引入英国）。本书就是由英国皇家收藏（Royal Collection）与大卫爵士合作结出的硕果，他协助皇家收藏的管理者挑选作品，并为撰写介绍文字、细节注解等诸多工作做了很多贡献。

本书收录的自然史绘画作品出自英国皇家收藏，时间跨度达250年——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早期。当时正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随着前往非洲、亚洲和美洲的航行而天翻地覆。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早期，描绘的虽然是意大利当地常见的动植物，但却是用文艺复兴时代全新的科学精神来做这一切。100多年后，罗马的卡西诺·达·波佐（1588~1657）、伦敦的亚历山大·马歇尔（1625~1682）记录了探险家和商人们从欧洲之外带回来的众多新物种。而玛丽亚·西贝拉·梅里安（1647~1717）和马克·凯茨比（1679~1749）则亲身前往新大陆，描绘了那些奇异、未知的动植物在自然栖息地中的状态。

略翻一翻本书便知，这几位博物学家记录自然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达·芬奇对线条的敏锐和精准把握，与凯茨比自称的“平滑”风格简直是两个世界。梅里安对她在南美洲遇到的“珍奇异种”赋予了生气勃勃的卷曲和螺旋，成为其作品独一无二的风格特征。尽管如此，这些博物学家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与自然世界的特别关系，无论他们是身先士卒去探索新大陆，还是在自家花园

中发现研究对象。通过不辞辛劳地描绘与说明，这些博物学家都希望领会自然世界的丰富多彩。

这五位艺术家的画作，在不同的时期进入了英国皇家收藏。17世纪后期，皇家收藏的创立者查理二世，买下了达·芬奇的600幅画稿。18世纪中期，梅里安的95幅作品、波佐的2500幅收藏以及凯茨比的250多张作品，被乔治三世购入，作为他的图书馆收藏。而150多幅的马歇尔花谱，则在19世纪被人赠送给了当时尚未登基的乔治四世。

达·芬奇的画作多年来已向学者开放，尤其是自从肯尼斯·克拉克和卡洛·佩德雷蒂编写了相关目录（1968~1969）之后；马歇尔的花谱则在2000年由普鲁登斯·莱斯罗斯编辑成一部壮观的单卷本，并由皇家收藏出版；卡西诺的《纸上博物馆》也于1996年起分卷出版；梅里安和凯茨比的作品也正在整理过程中，准备全部出版。介绍这五组作品的文章是由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的管理者们撰写的：马丁·克莱顿（副馆长）——达·芬奇；莱阿·亚历山德罗斯（卡西诺计划的协调员）——卡西诺；苏珊·欧文斯（助理馆长）——马歇尔、梅里安和凯茨比，她还指导了本书的出版过程。

在此，还要对大卫·爱登堡爵士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他对本项目贡献巨大，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的渊博学识和对自然界的深刻见解。他的加入是无价的。

我们还要感谢以下各位的帮助：大英博物馆的朱利亚·巴特鲁姆和基姆·斯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朱莉·哈维，盖茨堡学院的凯·埃德里奇，解剖博物馆的格罗夫·汉考克，以及泰萨·兰金、艾拉·雷斯马和埃斯特·舒尔特。我们同样非常感激普鲁登斯·莱斯罗斯，受益于她对马歇尔的综合研究；还要鸣谢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的前任副馆长亨利埃塔·麦克伯尼，她对卡西诺、凯茨比和梅里安的作品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珍·罗伯茨

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 馆长





描绘自然世界

大卫·爱登堡

动物是人类画下的第一样东西。不是植物，不是风景，甚至不是人类自己，而是动物。为什么？

众所周知，画作最早出现在大约3万年前，至今仍存于西欧一些岩洞的深处。当时人们在岩洞下的黑暗中爬行数米甚至更远的距离，足以证明创作这些岩画对这些艺术家具有重大意义。但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或许这些绘画活动是他们的一种必备仪式，他们相信这样才能确保狩猎成功——尤其是画中的一些动物受伤、流出内脏，或是被类似矛的物体擦过身体。或许，这些岩画并不是祈愿所画的动物死亡，而是希望它们保持肥壮，这样人们就有长久的肉食来源了。对此我们无法解释。

但有一件事可以确认，这些岩画显示出绘画者信心十足，笔法准确而精妙，而且美丽得令人屏息。他们是如此充分地观察过自己要画的动物，以至于在火把的闪烁光影之下，依然能只凭记忆画下这些图像。一匹公马飞奔时的优雅姿态，一匹怀孕母马膨起的腹部，公牛冲击时势不可当的力量，都被他们用无比高超的技巧画了下来。

类似这样的动物壁画，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5000年前，当埃及人开始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时，他们同样在墙上雕刻动物图像。毫无疑问，这和史前壁画的功能至少是部分相似的：埃及人也崇拜动物。他们把祭祀时杀死的公牛制成木乃伊，安葬在巨大的花岗岩石棺中；圣鹮和隼的遗体被密封在陶罐中，在仓库里堆放了成千上万罐。当这些动物的画像出现在神庙的墙壁上时，它们神性的一面也愈发明显——化作了半人半动物的形态。因此有些时候，鹰、猴子、鳄鱼在艺术形象中完全保留原有的头部特征，却被换上了一个人类的身躯。不过，埃及的艺术家们同样乐于直接描绘动物的自然之美，他们地下墓穴的墙上装饰着红胸黑雁从莎草沼泽中起飞，猫潜行着接近鸟儿，甚至一群蝴蝶在棕榈树之间飘飞（图1）等场景。将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木乃伊死者，想必十分乐于看到这等美景。

图1 内巴蒙之墓的壁画一部分，约公元前1350年，底比斯，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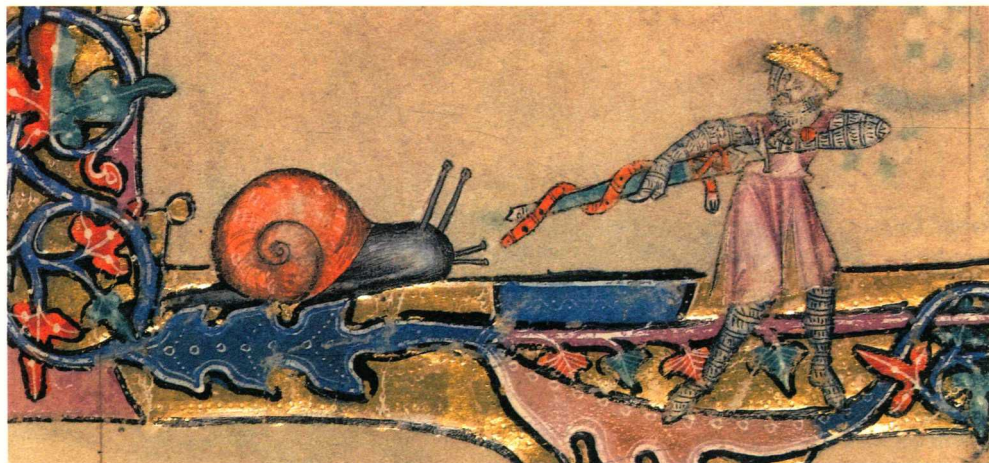
图2 内巴蒙之墓的壁画一部分，约公元前1350年，底比斯，埃及

史前岩画里没有的植物，也出现在这些壁画中。画下公牛冲锋、马鹿奔逃的史前人类，还没有发现如何播种、耕作并收获谷物的秘密。但埃及人是出色的农夫，重视植物。他们知道如何分辨不同的植物种类，并在墙壁和手抄本上显示这些知识。他们画下了耕作中的庄园、挂满果实的葡萄藤以及丰收的麦田（图2）。

作为神灵的动物与动物本身的区别，不仅在古埃及人那里得到了生动清晰的表达，也同样出现在古代基督教抄本中。在古埃及人之后大约5000年，坐在修道院里抄写文书的中世纪修士，用错综复杂的隔行来装饰大写字母，并给圣徒们赋予象征性的动物：圣马可有只狮子，还是带翅膀的；圣约翰则经常与一只大雕一起出现，虽然从画中很难看出雕的壮丽姿态。

不仅如此，其他那些更加粗俗、没有被“升华”的动物，也爬进了这些抄本。抄书的修士们似乎将其视为严肃工作当中的一点调剂，任由自己的想象力和喜爱之情把这些大自然中常见的野生动物引到了书页上。松鼠从页角跑过，兔子在大写字母旁边相互追逐。修士们还加入了他们特有的幽默感：一只伸出触角的大蜗牛，与一位身穿铠甲的骑士“长矛比武”（图3）；一只狗用脚踏着管风琴，和兔子一起演奏；一只猿猴摆出医生的架势，准备给身旁躺倒的、病怏怏的熊喝药（图4）。

图3 骑士与蜗牛决斗，摘自《麦克斯菲尔德圣诗集》，约1330年



12世纪早期,这样的动物很容易从祈祷书、圣诗集里跑出来,进入专门描述它们的书里。祈祷书尤其是英语文学的奇迹:在已知的65份古抄本中,有50本来自英格兰,或许暗示出这个民族很早就对生活中的动物有特殊的喜爱之情。不过,这些动物尚未从它们的宗教含义中解脱。它们出现在人们虔诚的眼睛里,出现在寓言与布道中,它们蕴含的道德意义甚至比它们本身的样子还重要——狼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亮,便可用来证明魔鬼的造物总是看似诱人。在可辨认的画面中,还夹杂着一些幻想动物,如独角兽、龙、海怪、半狮半鹰的狮鹫(图5)。抄写员们没有见过这些动物,却一定相信它们的存在。

图4 猿猴医生与熊病人,摘自《麦克斯菲尔圣诗集》,约1330年



然而到了15世纪，文艺复兴给欧洲刮来了科学精神的新风。学者们开始用全新的眼光打量世界，开始质疑中世纪的神话和传说。伽利略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扫过星空，思索着行星的运动轨迹。最耀眼的文艺复兴人物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开始用新的方法来观察动物和植物。他希望了解它们如何生长、活动和繁衍，因此他不光描绘它们，还解剖了它们。作为一位专业艺术家，他的绘画、雕塑中常出现马，于是他就去了解马的肌肉与骨骼如何运作。直到他了解得充分，才开始勾画马身体表面的曲线(版画4、5、18)。熊并不是他经常描绘的对象，却无疑证明了他对解剖学的好奇心(图6)。为了弄清熊如何走路，他解剖了一只熊足，剥开肌腱，然后画下结构图，揭示了相关的身体结构(版画6)。他还观察了一只猫如何接近一只鸟，并用精确细致的笔画记录了它的动作。

图5 狮鹫，摘自英国一篇祈祷书，1230~1240年



达·芬奇甚至还画了龙。他真的相信龙存在吗？无论是否相信，他对动物运动机械原理的了解，使他可以在一张画猫的纸上，画出了一条模样令人信服的龙（图7）。

他同样把这种求索精神用到了植物身上。有些时候，他关心的是植物的细节结构；另一些时候，他则对植物的生长特点更感兴趣。例如，几张画黑莓的草图，描绘出了每一颗果实的特点（版画9、12）；他所画的圣星百合（版画7）无疑也十分逼真，突出了它们卷曲生长的新叶。

图6 行走的熊，列奥纳多·达·芬奇，约1490年

